

# 锦枫又染叶燃红

陶继明

大约十年前,钱匡潮老弟来电说要学写古诗词,听到他的这个想法,颇感意外,一则为他的决定而感动,另则又有点不解。我与匡潮相识已久,且可算是密友,但之前从未感到他有这方面的爱好和天赋。更重要的是在各个文体中,诗是最难入门,也最需要才华的体裁,尤其是旧体诗。多少爱好者自幼诵读唐诗宋词,终其一生,直至白首亦无甚成就,毛泽东曾说,旧体诗“这种体裁束缚思想,又不易学”,但匡潮却偏偏避轻就重,选择了这个最难的行当,也许是他性格使然。

倏然十年过去了,匡潮从嘉定迁居市内,我们交往渐疏。其间他曾数次在微信上以新作发我,觉得写得不错,很有味道,颇感惊奇,看来,人的潜能是不易发现,又无穷无尽的。然而,他在这十年中究竟下了多少功夫?写了多少诗词?我却全然不知。

今年初春,匡潮从沪上专程赶到

嘉定,递上一大摞诗稿,集名《野渡闲吟》,并说要我写个序。我虽从小就喜爱古典诗词,但由于缺乏这方面的天赋,为人懒散又不肯下死功夫,至今也未能入其奥堂。匡潮的热情邀请,我焉能推诿。但要我作序,那只能是门外谈诗,也许是不着边际的空疏之言。

匡潮入选集中的诗词作品数量之多,让我暗暗吃惊。与传统的编纂体例不同,诗集不以体裁设项,而以内容分类,让人耳目一新,也更便于读者阅读。匡潮的诗大都为言之有物之作,他热爱家乡嘉定,诗集的开头就是“故乡篇”,那首《梦里水乡》中“古镇千年街纵横,小桥流水暮烟生。春风一曲寒梅影,明月三更竹笛声”,以及《沁园春·南翔古镇》“忆小桥流水,东风缱绻;巷街阡陌,桃李芬芳。砖塔流霞,檀园幽静,禅寺香烟时绕梁”,让美丽的江南古镇和浓郁的乡愁跃然纸上。类似的诗作还有《水乡即景》《民主东街旧景》

《槎溪初夏》《过嘉定南水关》《嘉定紫藤园》《忆江南·故乡》《沁园春·故乡情怀》等。

在特殊年代里,匡潮被迫中止学业,成为下乡插队落户的知青,那是一段令他刻骨铭心的蹉跎岁月,诗集中专设“知青篇”,在《知青岁月七首》中,他“青萍命运任东西,弱冠穷村牛舍栖”“年少学耕泥土滚,挥镰洒汗背朝天”的诗句,真实反映了他在这个时期的生活状况,可知他曾住过牛棚,农活又苦又累。“青春报国志难酬,纵有牢骚理当休。宝剑锋从磨砺出,梅花傲雪暗香留”(《插队感怀》),知青生活固然艰苦,但也锤炼了他坚毅的性格和勇于克服困难的作风。“知青篇”相对全书数量较多、分量较重,该篇中的其他作品也写得出色,如《卖瓜》《耒耜》《牙祭》《冬日罨泥》等,生活气息浓,显得生动活泼,读之有味。

廉洁从政、公正执法是匡潮后半

生的职业,也是他为嚮城廉风作出贡献的记录。在“检察篇”中,在《反腐倡廉》一诗中,“史上春秋说兴亡,成由谨慎毁于狂。何容腐败求奢靡,唯有清廉始寿昌”。作为一名检察官,为保卫人民政权和财产,他英勇无畏地战斗在反腐倡廉的第一线,也留下了《受理举报》《夜审贪官》等诸多诗作。

匡潮的性格中有浓烈的英雄情结,在作品中自然反映出来。在“正气篇”中,有歌颂方志敏、杨靖宇等革命志士的作品。《蝶恋花·方志敏》上半阙“暴动弋横卷泥腿,火炬擎天,斗霸分田地。漫卷红旗残照里,乡村权利归农会”,描写方志敏领导弋阳、横峰地区农民武装暴动威武雄壮的火红场景;下半阙以“革命志坚何惧死,迈步刑场,信仰终不悔。血洒轩辕匡正义,赣江浪卷苍生泪”等,歌颂方志敏坚定的信仰和宁死不屈的精神。匡潮还写了黄继光、董存瑞等战斗英雄。《人民解

放军解放上海》一诗,以“风鼓千帆蓄势张,雄师三野破金汤。过关斩将平南北,驻马安民抚四方”等句,再现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渡长江,战上海,横扫千军如席卷,写得大气磅礴、酣畅淋漓。清代诗人袁枚曰:“诗人者,不失其赤子之心也。”读匡潮的诗,就能感受到他那颗滚烫的诗心。

鲁迅向来主张知人论世,读其诗,当了解其人,在文末简单介绍一下诗人钱君匡潮。匡潮笔名舟自横,生于南翔古镇,少读嘉二中,后辍学赴方泰插队务农,“文革”后调百货公司任营业员,之后又考入政法系统。他爱岗敬业,工作出色,曾被评为上海市劳动模范,终以高级检察官退休。平生爱好习武修文,先学太极拳,后吟古诗词,学诗十年,磨剑十年,砥砺前行,终成正果。“锦枫又染叶燃红”,在收到匡潮《野渡闲吟》后,我由衷地祝贺他岁月不老,佳作迭出。

## 夜开花

钟正和

早年的农家多住平房,房前屋后有着大片空地,会开垦成菜园。我家也是如此,菜园种着小白菜、辣椒、茄子等蔬菜,其中还包括夜开花。

夜开花又叫瓠瓜,也称甘瓠、蒲瓜、青瓜、瓠子等。这种葫芦科植物,原产于印度和非洲,早在七千年前在我国就有栽培。“瓠子,味淡,可煮食,不可生吃,夏日为日常食用。”《群芳谱》里,明人王象晋用寥寥几句道出了夜开花的特性。也正因其不能生吃的缘故,农家一般不会多种,只利用临河的地方种个三两窝。

夜开花易成活,长得也快,且不易遭虫害。看着那些秧苗在微风中由一片叶子长到四五片、身长盈尺时,外公会弄来毛竹,剖开后搭成纵横交错如蛛网的架子。夜开花柔软筋道的藤蔓便有了表现的机会,它们斯文优雅、目标明确地向着头顶上那片地盘探摸攀延。随之,叶子也顺着涌上来,将高高的架子覆盖,染绿,架子也慢慢进化成了棚子。经风吹个数日,不知何时,蔓延的青葱密叶间探出了一朵朵素花,酷似折叠的白手绢,尤显薄俏水莹,还弥散着一股素雅幽香。只是,在庄户人眼里,作物的花并不当花看。清秀的豌豆花如此,紫艳的扁豆花如此,其他诸

如蚕豆、萝卜、油菜、紫云英等,无一例外都是这个待遇。加之夜开花特有的于沉沉暮色盛开、熹微晨光凋谢的特性,更使得鲜有人会注意到它们。

在农人看来,花乃前缀,真正目的是果实。当花之使命告终,萎蔫的花蒂处,便渐次蹿出了一截截娇小的瓜苗,青乎乎、毛茸茸,可爱极了。过一阵子,瓜苗忽地长大了,一根根尺多长、手臂粗、青葱碧绿地垂悬在枝叶间,犹似风铃管般于微风中悠悠荡荡,映着落日余晖,引人遐想。

元代王桢在《农书》中说:“瓠之为物也,累然而生,食之无穷,烹饪咸宜,最为佳蔬。”作为应景时蔬,夜开花的吃法很多。然正如袁枚在《随园笔记》中所说:“有味使之出,无味使之入。”清淡的它们最好与味浓的食材相配,加之含水分大,烹炒过程中会泌出大量汁液,沾以些许油星荤味,尤其清甜宜人,譬如一款将夜开花去皮切段,酿以肉馅烹成的夜开花嵌肉,虽是道普通的家常菜,却能让人大快朵颐。一口嚼去,汁液四溢间,既有肉的鲜味,也有夜开花的清香,虽肥却不油腻、虽素却不寡淡。剩下的汤汁,用来淘饭,孩子们吃得停不下来。



青山绿水 李海波/摄

## 农村有线广播

姚鸣

今年是上海广播电视台成立75周年。由此,我想起了农村的有线广播。

上世纪60年代初,毛主席发出了“努力办好广播,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”的号召,推动了有线广播事业的发展,嘉定县、公社相继建立广播站。通过几年的努力,生产队的田头也装上了高音喇叭,有线广播成了当年农村受众最多的信息传播工具。

由县、公社组成的两级广播站,按春夏秋冬并兼顾农忙时段开设广播,农闲全天有三次播音,农忙时下午增播一次,采用以转播中央和上海电台的节目为主、自办节目为辅的形式。其中,农忙时编播反映抢收、抢种和抢管劳动情景的“录音通讯”,是农民们百听不厌的节目。在各个农忙季节的下午,还会增播一次以播放音乐、戏剧和广播剧为主的自办节目。

在县、公社全天几次的广播中,《天气预报》是个固定栏目,开播和结束时都会播,且每次播放两遍。我想,这是因为天气与农时农耕收割播种管

理关系紧密,是安排农业生产的主要依据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有线广播在农民心中享有很高的地位,不仅可以从中了解国家大事、新闻,学习农耕农作技术,还能“预告”时间,比如:农闲时的清晨开播是起床的闹钟,而农忙时的开播则是出早工的铃声;中午,当广播传来“刚才最后一响是北京时间十一点整”时,意味着可以歇工吃午饭了;晚上,听完最后一遍天气预报后不久,就能收到晚上歇工的通知。

有线广播在上世纪70年代中叶发展到了鼎盛时期,几乎村村有高音喇叭、户户通广播,大队部也配置了广播扩音设备,开个社员大会、发个通知等都用广播。让我记忆犹新的是1977年高考恢复,临近高考报名截止日期时,公社教委组还特地通过广播向大家作了提醒。

如今,虽然有线广播、田头的高音喇叭逐渐退出了我们的生活,但是各式新媒体的出现,也在不断便捷和丰富我们的生活。

## 盛子履赋檀园

顾建清

昔日檀园,在嘉定县南翔镇金黄桥南,举人李流芳辟,园内有泡庵、萝壑、剑蜕斋、慎娱室、次醉阁、蓼蓼亭、春雨廊、山雨楼、宝尊堂、芙蓉泚。

李流芳写有《小葺檀园初成伯氏以诗落之次韵言怀》,文云:“短筑墙垣仅及肩,多穿涧壑注流泉。放将苍翠来窗里,收拾清冷到枕边。世欲何求休汗漫,我真可贵且周旋。一龛尚拟追莲社,不用居山俗已捐。”道出了此园苍翠清冷世俗尽捐之景情。同道旧雨于此吟诗作画,不亦兴哉雅哉。乡人闷裴写有《饮檀园》:“临溪浅步雨香携,夏绿深深听晚鹇。高士门庭惟尚简,野人来去自无稽。幽情共惜园中夜,后约还留石上题。残醉更怜分手处,柳风吹月一船低。”体味一场简约不稽、残醉柳月之宴会。

高人烟霞、雅士林泉,自是隽彦后学相从相投。清邑人张大受、张揆方、林大中、庄东旸诸辈皆流连此园,并题诗记之。林大中《过李长蘅檀园》云:“吾嚮四君子,先生居其一。偶来檀园游,遗石犹岑崔。忆当晚明时,宦途亦

多术。高士心鄙之,坚卧独不出。栽松复种菊,位置殊秩秩。友朋比性命,事业在著述。诗笔能清真,画品亦超轶。不拜千古事,名言殊简质。孝廉忧国家,呕血遂以卒。卓哉千古人,孟阳岂其匹。平日觞咏地,寥落谁复悉。眷兹山雨楼,意兴极萧瑟。”庄东旸《过檀园》云:“扶展过荒园,园空积烟雾。时有朔风吹,叶落不知数。欲去转消魂,濛濛夜将雨。”此时,林园已衰落荒芜,然流风遗韵,依然如石岑崔。

更有甚者,赋以记事,寄托托怀。如盛大士者书《檀园赋》,以怀嘉定槎溪之胜迹。

盛大士(1771—1836),字子履,号逸云、兰簃外史、兰畦道人,镇洋(今江苏太仓)人。清嘉庆五年(1800)举人,山阳教谕。学问淹雅,诗画淳美。著有《蕴素阁诗集》《蕴素阁文集》《溪山卧游录》《泉史》《清逆记》,辑《粤东七子诗》。

盛大士才情并茂,诗画循“娄东画派”,尝追“画中九友”之风流,对“嘉定四先生”情有独钟。矧稔于练川人文风

物,以至书画。其《溪山卧游录》曰:“练川之画,檀园居士、松圆老人,各以潇洒宕逸擅绝后代。百余年来名流继起,其为余所交者严香府外,有陈进士诗庭、字令华……又有张明经彦曾,字农闻;程孝廉方济,字玉樵;邱茂才叔伦,字易斋。”以故每谈及槎水檀园,必发乎心、动于情,终以赋于楮。

《檀园赋》先设客问:“白云谁侣?青山谁买?鹤仙仙槎萎寂乎?”而后以三隐宅、六浮园、绀寒室、垫巾楼及其主人胜流逸客以况檀园,明星与皓月相辉,蕙兰及篁竹互映,佳楼室有佳人物,地灵人杰。此等园林,可以居生以乐。而后,围绕廊庑、池水展开此园,以春夏秋冬为序,次第描述,天景物,各现性情。终以杜牧之诗情、黄公望之画意,比拟嘉定景物,美不胜收。

经历明清易代之嘉定,鱼鸟在,田园荒;风景同,城郭故。而檀园以人名园,又以园名地,依然相传相闻。结句呼应起首,既点明檀园风韵长流之源流,又蕴藉赋者尊崇先贤、追随风节之情怀。